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草堂詩話 第二卷

三山老人《語錄》曰：「子美《送嚴武還朝》詩云：『公若登台輔，臨危莫愛身。』是勸以仗節死義也。」橫浦張子韶《心傳錄》曰：「讀子美『野色更無山隔斷，山光直與水相通』，已而歎曰：『子美此詩，非特為山光野色，凡悟一道理透徹處，往往境界皆如此也。』」

東萊呂居仁曰：「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，響字乃妙指。如子美『身輕一鳥過』，『飛燕受風斜』，『過』字『受』字皆一句響字也。」

丹陽洪景盧《容齋隨筆》曰：「張文潛暮年在宛丘，何大圭方弱冠，往謁之。凡三日，見其吟哦老杜《玉華宮》詩不絕口。大圭請其故，曰：『此章乃風雅鼓吹，未易為子言。』大圭曰：『先生所賦，何必減此？』曰：『平生極力模寫，僅有一篇稍似之，然未可同日語也。』遂誦其《離黃州》詩，偶同此韻，曰：『扁舟發孤城，揮手謝送者。山回地勢卷，天濶江面瀉。中流望赤壁，石腳插水下。昏昏煙霧嶺，歷歷漁樵舍。居夷實三載，鄰里通借假。別之豈無情，老淚為一灑。篙工起鳴鼓，輕櫓健於馬。聊為過江宿，寂寂樊山夜。』此其音響節奏，固似之矣，讀之可默喻也。」

橫浦張子韶《心傳錄》曰：「陶淵明辭云：『雲無心而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。』杜子美云：『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。』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，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。觀其云『雲無心』、『鳥倦飛』，則可知其本意。至於水流而『心不競』，雲在而『意俱遲』，則與物初無間斷，氣更混淪，難輕議也。」丹陽洪景盧《容齋隨筆》曰：「江山登臨之美，泉石賞玩之勝，世間佳境也，觀者必曰『如畫』。至於丹青之妙，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，則又以『逼真』目之。如老杜『人間又見真乘黃』、『時危安得真致此』、『悄然坐我天姥下』、『斯須九重真龍出』、『憑軒忽若無丹青』、『高堂見生鶻』、『直訝松杉冷』、『兼疑菱苳香』之句是也。以真為假，以假為真，均之為妄境耳。人生萬事如是，何特此耶！」

山谷黃魯直《詩話》曰：「陶淵明《責子》詩云：『白髮被兩鬢，肌膚不復實。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阿舒已二八，懶惰故無匹。阿宣行志學，而不愛文術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識六與七。通子垂九齡，但覓梨與栗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』觀淵明此詩，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。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，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。」又云：「杜子美詩云：『陶潛避俗翁，未必能達道。觀其著詩篇，頗亦恨枯槁。達生豈是足，默識蓋不早。生子賢與愚，何其掛懷抱。』子美困頓於三川，蓋為不知者詬病，以為拙於生事，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，故聊解嘲耳。其詩名曰《遣興》，可解也。俗人便謂譏議淵明，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。」

東坡蘇子瞻《詩話》曰：「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，謂僕曰：『世人多誤會予《八陣圖》詩『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』。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，故恨不能滅吳，非也。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，不當相圖，晉之所以能取蜀者，以蜀有吞吳之意，此為恨耳。』」

王彥輔《塵史》曰：「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，多倒其句而用之，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。如『露從今夜白』、『月是故鄉明』之類是也。」

建安嚴有翼《藝苑雌黃》曰：「劉夢得詩云：『硃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來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』硃雀橋烏衣巷，烏衣，謝鐵衣也。皆金陵故事。《輿地志》：『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，宋時諸謝曰『烏衣之聚』，皆此巷也。』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，故杜甫詩云『王謝風流遠』，又云『從畫王謝郎』是也。比觀劉斧《摭遺》小說，又曰：王樹，金陵人。世以航海為業。一日海中失船，泛一木登岸。見一翁一嫗，皆衣皂。引樹至所居，乃烏衣國也。以女妻之。既久，樹思歸，復乘雲軒泛海。至其家，有二燕棲於樑上，樹以手招之，即飛來臂上。取片紙書小詩，繫於燕尾聲曰：『誤到華胥國裡來，玉人終日苦憐才。雲軒飄去無消息，灑淚臨風幾日回。』來春，燕又飛來樹身上，有詩云：『昔日相逢冥數合，如今睽遠是生離。來春縱有相思字，三月天南無雁飛。』至來歲竟不至。因目樹所居為烏衣巷。劉斧乃改『謝』為『樹』，以『王樹』為一人姓名。其言既怪誕，遂托名於錢希白，終篇又取劉夢得詩以實其事。希白不應如此之謬，是直劉斧之妄言耳，不足信也。」

鳳台王彥輔《塵史》曰：「古之善賦詩者，工於用人語，渾然若出於己意。予於李杜見之。顏延年《赭白馬賦》曰：『旦刷幽燕，夕秣荆楚。』子美《馬行》曰：『晝洗須騰涇渭深，夕趨可刷幽並夜。』太白《天馬歌》曰：『雞鳴刷燕暮秣越。』蓋皆用顏賦也。韓退之曰：『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』信哉！」

鳳台王彥輔《塵史》曰：「世言子美卒於未陽，故《寰宇記》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，不知何緣得此。《新唐書》乃稱未陽令遭白酒牛肉，一夕而卒。此承襲傳聞而未嘗劾實故也。得臣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，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，流寓荆南，徙泊公安。久之，方次岳陽，即四年冬末也。既過洞庭，入長沙，乃五年之春。四月，遇臧這亂，倉皇往衡陽，抵未陽，舟中伏枕，又畏瘴癘，復沿湘而下，故有《回棹》之作。其末云：『舟師煩爾送，硃夏及寒泉。』又《登舟將適漢陽》云：『春宅棄汝去，秋帆催客歸。』蓋《回棹》在夏末，此篇已入秋矣。繼之以《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》云：『北歸衝雨雪，誰憐敝貂裘。』則子美北還之跡，見此三篇為詳，安得卒於未陽耶？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間，秋冬之際。按元微之《子美墓志》稱：『子美之孫嗣業，啟子美之柩，襄祔事於偃師，途次於荆，拜余為志，辭不能絕。』其條略曰：『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，參謀軍事。旋又棄去，扁舟下荆楚，竟以寓卒，旅殯未陽。』」丹陽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，感時對物，則悲傷感之，如『感時花濺淚』是也，故作詩多用一『自』字。《田父泥飲》詩云：『步履隨春風，村村自花柳。』《遣興》詩云：『愁眼看霜露，寒城菊自花。』《憶弟》詩云：『故園花自發，春日鳥還飛。』《日暮》詩云：『風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園。』《藤王亭子》詩云：『古牆猶竹色，虛閣自松聲。』言人情對景，自有悲喜，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。」

臨川王介甫曰：「老杜云：『詩人覺來往。』下得『覺』字大好。『暝色赴春愁。』下得『赴』字大好。若下『見』字『起』字，即小兒言語。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。」

丹陽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子美《曹將軍丹青引》云：『將軍魏武之子孫，於今為庶為清門。』元微之《去杭州》詩亦云：『房杜王魏之子孫，雖及百代為清門。』則知子美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。殘膏餘馥，沾丐後人，宜哉！故微之云：『詩人已來，未有如子美者也。』」

莆陽鄭景章《離經》曰：「李適仙，詩中龍也，矯矯焉不受約束。杜子美則麟游靈囿，鳳鳴朝陽，自是人間瑞物。二豪所得，殆不可以優劣論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。如《喜弟觀到》詩云：『待爾嗔烏鵲，拋書示鵝鶩。枝間喜不去，原上急曾經。』《晴詩》云：『啼鳥爭引子，鳴鶴不歸林。下食遭泥去，高飛恨久陰。』《江閣臥病》詩云：『滑憶彫菰飯，香聞錦帶羹。溜匙兼暖腹，誰欲致杯罍。』《寄張山人詩》云：『曹植休前輩，張芝更後身。數篇吟可老，一字買堪貧。』如此之類多矣。此格起於謝靈運《廬陵王墓下》詩，云：『延州協心許，楚老惜蘭芳。解劍竟何及，撫墳徒自傷。』李太白亦時有此格，『毛遂不墮井，曾參寧殺人！虛言誤公子，投杼感慈親』是也。」

丹陽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，詩家謂之十字格。如老杜《放船》詩云『直愁騎馬滑，故作泛舟回』。《對雨》詩云『不愁巴道路，恐濕漢旌旗』，《江月》詩云『天邊長作客，老去一羈巾』，是也。」

建安嚴有翼《藝苑雌黃》曰：「古人用韻，如《文選》、《古詩》杜子美韓退之，重複押韻者甚多。《文選》、《古詩》押二

『捉』字，曹子建《美女篇》押二『難』字，謝靈運《述祖德》詩押二『人』字，《南園詩》押二『同』字、《初去郡》詩押二『生』字，沈休文《鍾山應教》詩押二『足』字，任彥昇《哭范僕射》射詩押三『情』字、兩『生』字，陸士衡《赴洛》詩押二『心』字，《猛虎行》押二『陰』字，《擬古》詩押二『音』字，《豫章行》押二『陰』字，阮嗣宗《詠懷》詩押二『歸』字，王正長《雜詩》押二『心』字，張景陽《雜詩》押二『生』字，江淹《雜體》詩押二『門』字，王仲宣《從軍詩》押二『人』字。杜子美韓退之蓋亦倣古人之作。子美《飲中八仙歌》押二『船』字、二『眼』字、二『天』字、三『前』字，《園人送瓜》詩押二『草』字，《上後園山脚》押二『梁』字，《北征》押二『日』字，《夔州詠懷》押二『旋』字，《贈李秘書》押二『虛』字，《贈李邕》押二『厲』字，《贈汝陽王》押二『陵』字，《喜岑薛遷官》押二『萍』字。退之《贈張籍》詩押二『更』字、二『狂』字、二『鳴』字、二『光』字，《岳陽樓別竇司直》押二『向』字，《李花》押二『花』字，《雙鳥》押二『州』字、二『頭』字、二『秋』字、二『休』字，《和盧郎中送盤穀子》押二行以下原缺。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《七哀》詩起曹子建，其次則王仲宣、張孟陽也。釋詩者謂病而哀，義而哀，感而哀，悲而哀，耳目聞見而哀，口歎而哀，鼻酸而哀，謂一事而七者具也。子建之《七哀》，哀在於獨棲之思婦。仲宣之《七哀》，哀在於棄子之婦人。張孟陽之《七哀》，哀在於已毀之園寢。唐雍陶亦有《七哀》詩，所謂『君若無定雲，妾作不動山。雲行出山易，山逐雲去難』，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。老杜之《八哀》，則所哀者八人也。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，蘇源明李邕之文翰，汝陽鄭虔之多能，張九齡嚴武之政事，皆不復見矣。蓋當時盜賊未息，歎舊懷賢而作者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杜甫累不第，天寶十三載，明皇朝獻太清宮，饗廟及郊，甫奏賦三篇。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賢院，命宰相試文章，故有《贈集賢崔於二學士》詩云：『昭代將垂白，途窮乃叫閭。氣冲星象表，詞感帝王尊。天老書題目，春官驗討論。倚風遺鷓路，隨水到龍門。』是時陳希烈韋見素為宰相，而崔國輔於休烈者，皆集賢學士也，故末句云『謬稱三賦在，難述二公恩』，可謂不忘於藻鑿之重者也。按唐史，是歲八月，見素代陳希烈為丞相。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：『持衡留藻鑿，聽履上星辰。』則甫之文為見素所賞，非希烈也。」

古汭高元之《茶甘錄》曰：「子美於天寶十三載獻《西嶽賦》，故集有《贈獻納使陳舍人》詩云：『舍人退食收封事，宮女開函近御筵。曉漏追隨青瑣闥，晴窗點檢白雲篇。』末章云：『楊雄更有《河東賦》，唯待吹噓送上天。』其云『更有《河東賦》』，當是獻《西嶽賦》時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，閉關秦隴，負新拾椽，舖■不給，困躓極矣。自至蜀依裴冕，始有草堂之居。觀其經營來往之勞，備載於詩，皆可考也。其曰『萬里橋西宅，百花潭上莊』者，言其地也。『經營上元始，斷手寶應年』，言其時也。『雪裡江船度，風前徑竹斜。寒魚依密藻，宿鷺起圓沙』，方言其景物也。至於『草堂西無樹林，非子誰復見幽心』，則乞椽木於何少府之詩也。『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問綠李與黃梅』，則乞果於徐少卿之詩也。五侍御攜酒草堂，則喜而為詩曰：『故人能領客，攜酒重相看。』王錄事許草堂賞不到，則戲而為詩曰：『為嗔王錄事，不寄草堂賞。』蓋其流離貧窶之餘，不能以自給，皆因人而成也。其經營之勤如此。然未及黔突，被成都之亂，入梓居閬，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。遣弟檢校草堂，則曰：『鵝鴨宜長數，柴荆莫浪開。』寄題草堂，則曰：『尚念四松小，蔓草易拘纏。』送韋郎歸成都，則曰：『為問南溪竹，抽梢會過牆？』涂中寄嚴武，則曰：『常苦沙崩損藥欄，也從江檻落風湍。』每致意如此。及成都亂定，再依嚴為節度參謀，復歸草堂，則曰：『不忍竟捨此，復來薙榛蕪。入門四松在，步履萬竹疏。』則其喜可知矣。未幾，嚴武卒，徬徨無依，復舍之而去。以唐史及公詩考之，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，而永泰元年四月，嚴武卒。是秋，公寓夔州雲安縣。有此草堂者，終始祇得四載，而其間居梓閬三年，公詩所謂『三年奔走空皮骨』是也，則安居草堂，僅閱歲而已。其起居寢食之興，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，可謂一世之羈人也。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，而草堂之名，與其山川草木，皆因公詩以為不朽之傳，蓋公之不幸，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，致位嚴近，皆負文材，覬覦端揆。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，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，自此各懷缺望。安祿山盜國，垍相祿山，而均亦受偽命。肅宗反正，兄弟各論死，非房和救，豈能免乎！老杜贈均詩云：『通籍逾青瑣，亨衢照紫泥。靈虬傳夕箭，歸馬散霜蹄。』言均為中書舍人、刑部尚書時也。贈垍詩云：『翰林逼華蓋，鯨力破滄溟。天上張公子，宮中漢客星。』言垍尚寧親公主，禁中置宅也。二人恩寵烜赫如是，則報國當如何？而乃戮亂天理，下比逆賊，反噬其主，夫豈人類也哉！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《北征》詩：『經年至茅屋，妻子衣百結。慟哭松聲回，悲泉共幽咽。平生所嬌兒，顏色白勝雪。見爺背面啼，垢膩腳不襪。』方是時，甫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，得見妻兒，其情如是。洎至秦中，則有『曬藥能無婦，應門亦有兒』之句。至成都，則有『老妻憂坐痺，幼女問頭風』之句。觀其情悰，已非北征時比也。及觀《進艇》詩，則曰：『畫引老妻乘小艇，晴看稚子浴清江。』《江村》詩則曰：『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鉤。』其優游愉悅之情，見於嬉戲之間，則又異於秦泰時矣。」

古汭高元之《茶甘錄》曰：「陶淵明《命子》篇則曰：『夙興夜寐，願爾之才。爾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』其《責子》篇則曰：『雖有五男兒，總不好紙筆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』《告儼等疏》則曰：『鮑步管仲，同財無猜；歸生伍舉，班荆道舊。而況同父之人哉！』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。故杜子美論之曰：『有子賢與愚，何其掛懷抱。』然子美於諸子，亦未為忘情者。子美《遣興》詩云：『驥子好男兒，前年學語時。』《世亂憐渠小，家貧仰母慈。》又《憶幼子》詩云：『別離驚節換，聰敏誰論。』《憶渠愁祇睡，炙背俯晴軒。》《得家書》云：『熊兒幸無恙，驥子最憐渠。』《元日示宗武》云：『汝啼吾手戰。』觀此數詩，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。山谷黃魯直乃云：『杜子美困於三蜀，蓋為不知者詬病，以為拙於生事，又往往譏宗武失學，故寄之淵明爾。俗人不知，便為譏病，所謂癡人面前，不必說夢。』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月輪當空，天下之所共視，故謝莊有『隔千里兮共明月』之句，蓋言人雖異處，而月則同瞻也。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，與其妻各居一方，自人情視之，豈能免閨門之念，而它詩未嘗一及之。至於明月之夕，則遐想長思，屢形詩什。《月夜》詩云：『今夜鄜州月，閨中祇獨看。』繼之曰：『香霧雲鬢濕，清輝玉臂寒。』《一百五日夜對月》詩云：『無家對寒食，有淚如金波。』繼之曰：『此離放紅蕊，想像噴青蛾。』《江月》詩云：『江月光於水，高樓思殺人。』繼之曰：『誰家挑錦字，燭滅翠眉嚬。』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，其亦謝莊之意乎？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老杜《省宿》詩云：『明朝有封事，數問夜如何？』蓋愛君欲諫之心切，則通夕為之不寐，想其犯顏逆耳，必不為身謀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《成都記》：『杜主自天而降，稱望帝。好稼穡，治郫城。後望帝死，其魂化為鳥，名曰杜鵑。』故子美云：『昔日蜀天子，化為杜鵑似老鳥。』又曰：『古時杜鵑稱望帝，魂作杜鵑何微細。』又曰：『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』《博物志》稱杜鵑生子，寄之宅巢，百鳥為飼之。故子美云：『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嗔。乃為其子，禮若奉至尊。』又云：『寄巢生子不自啄，群鳥至今為哺雛。』子美集中《杜鵑行》詩凡三篇，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，而以哺雛之鳥當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，曾百鳥之不若也。最後一篇，徒言杜鵑垂血上訴，不得其所，蓋托興明皇塵之時也。故末句云：『豈思舊日居深宮，嬪嬙左右如花紅。』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《古今詩話》載子美因見病瘧者曰：『誦吾詩可瘳。』令誦『子章觸體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』之句，病遂愈。余謂子美固嘗病瘧矣。其詩云：『患瘧三秋孰可忍。』又云：『三年病瘧疾。』子美於此時，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？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己也。」夢弼謂誦杜詩能除瘧，烏有是理。蓋言其詩辭典雅，讀之脫然，不覺沉疴之去體也。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余嘗謂知人，雖堯帝猶以為難，而杜子美之曾祖姑，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，識房杜輩於賤貧之

日。子美乃形其語於詩曰：『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』噫，一何異耶！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老杜《麗人行》專言秦虢宴游之樂，末章有『當軒下馬入錦茵，且莫近前丞相嗔』之句，當是調楊國忠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老杜《北征》詩云：『憶昔狼狽初，事與古先別。不聞夏商衰，中自誅褒姒。』其意謂明皇英斷，自誅妃子，與夏商之誅褒姒不同。老杜此語，出於愛君，而曲文其過，非至公之論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子美為左拾遺，會房琯以陳濤之戰敗罷相，甫上疏力救琯。肅宗大怒，詔三司推問，宰相張鎰救之獲免。故甫《洗兵馬行》云：『張公一生江海客，身長九尺鬚眉蒼。』蓋感其救己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子美避亂秦蜀，衣食不足，不免求給於人。如《贈高彭州》、《客夜》、《狂夫》、《答裴道州》、《簡韋十》，凡五篇，觀此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。然當時能賙之者，幾何人哉？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子美身遭離亂，復迫衣食，足跡半天下。自少時游吳及越，以至作諫官，奔走州縣，既皆載於《壯游》詩矣。其後《贈韋左丞》詩云：『今欲入東海，即將西去秦。』則自長安之齊魯也。《贈李白》詩云：『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瑤草。』則自東都之梁宋也。《發同谷縣》云：『賢有不黔突，聖有不暖席。始來茲山中，休駕居地僻。奈何迫物累，一歲四行役。』則自隴右之劍南也。《留別章使君》云：『終作適蠻荆，安排用莊叟。隨雲拜東皇，掛席上南斗。』則自蜀之荆楚也。夫士人既無常產，為饑所驅，豈免仰給於人，則奔走道塗，亦理之常爾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子美高自稱許，有乃祖之風。上書明皇云：『臣之述作，沈鬱頓挫，揚雄枚皋可跂及。』《壯游》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，又云：『氣劇屈賈壘，目短曹劉牆。』《贈韋左丞》則曰：『賦料揚雄敵，詩看子建親。』甫以詩雄於時，自比諸人，誠未為過。至竊比稷與契，則過矣。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，豈自比稷契而然耶？至云『上感九廟焚，下憫萬民瘡。斯時伏青蒲，建事守御床』，其忠盡亦嘉也。」

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山谷黃魯直謂後山陳無己云『學詩如學道』，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！客有謂立方言：後山詩，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。杜云：『昨夜月同行。』後山則云：『勤勤有月與同行。』杜云：『林昏罷幽磬。』後山則云：『林昏出幽磬。』杜云：『古人日已遠。』後山則云：『斯人日已遠。』杜云：『中原鼓角悲。』後山則云：『風連鼓角悲。』杜云：『暗飛螢自照。』後山則云：『飛螢元失照。』杜云：『秋覺追隨盡。』後山則云：『林湖更覺追隨盡。』杜云：『文章千古事。』後山則云：『文章平日事。』杜云：『乾坤一腐儒。』後山則云：『乾坤著腐儒。』杜云：『孤城隱霧深。』後山則云：『寒城著霧深。』杜云：『寒花只暫香。』後山則云：『寒花只自香。』如此類甚多，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！立方謂不然。後山詩格律高古，真所謂『碌碌盆盎中，見此古壘洗』者，用語稍同，乃是讀少陵詩精熟，不覺在其筆下，又何足以病公乎？」

諸儒詩話，子美戲作俳諧體。《遺悶》云：「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黃魚。」「養」或讀為上聲，或讀為去聲。沈存中《筆談》以「烏鬼」為「烏豬」，謂其俗呼豬作「烏鬼」之聲也。《蔡寬夫詩話》以「烏鬼」為巴俗所事神名也。《冷齋夜話》謂巴俗多事烏蠻鬼，以臨江，故頓頓食黃魚耳。《湘素雜記》以鸕鶿為烏鬼，謂養之以捕魚也。然《詩辭事略》又謂楚峽之間事烏為神，所謂神鴉也。故元微之有詩云：「病寒烏稱鬼，巫占瓦代龜。」夢弼謂當以此《事略》之言為是也。蓋養烏鬼，食黃魚，自是兩義，皆記巴中之風俗也。峽中黃魚極大者至數百斤，小者亦數十斤，按集中有詩云「日見巴東峽，黃魚出浪新。脂膏兼飼犬，長大不容身」是也。然是魚豈鸕鶿之所能捕哉？彼以「烏鬼」為鸕鶿，其謬尤甚矣。或又曰烏鬼謂豬也，巴峽人家多事鬼，家養一豬，非祭鬼不用，故於群豬中特呼「烏鬼」以別之也。今並存之。

廣陵馬永卿《嫩真子錄》曰：「唐時前輩多自重，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，此風最為淳厚。杜工部於《蘇端薛復筵簡恭華醉歌》首云：『文章有神交有道，端復得之名譽早。』又云：『坐中薛華薛醉歌，醉歌自作風格老。』且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，想見當時士人一經老杜品題，即有聲價，故世願得其品題，不以呼名為恥也。近世士大夫，老幼不復篤厚，雖前輩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，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，可勝歎哉！」

《唐溪詩說》：「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，既不限聲律，復不拘詩句，尚罕得反覆折難，使其理判然者。觀《赴奉先詠懷五百言》，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。自『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轉拙。許身一何愚，竊比稷與契』，其心術祈響，自是稷契等人。『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』，與饑渴由己者何異？然常為不知者所病，故曰『取笑同學翁』。世不我知，而所守不變，故曰『浩歌彌激烈』。又云：『非無江海志，瀟灑送日月。當今廊廟具，建廈豈云缺？葵藿傾太陽，物性固莫奪。』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，亦非以國無其人也，特廢義亂倫，有所不可。『以茲悟生理，獨恥事干謁。』言志大術疏，未始阿附以借勢也。為下士所笑！而浩歌自若，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遁，既不合時，而又不為低屈，皆設疑互答，屢致意焉，非巨刃有餘，孰能之乎！中間鋪敘間關酸辛，宜不勝其戚戚。而『默思失業途，因念遠戍役』，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小己失得也。禹稷顏子不害為同道，少陵之跡江湖而心稷契，豈為過哉！《孟子》曰：『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』其窮也，未嘗無志於國與民；其達也，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。早謀先定，出處一致矣。是時先後周復，正合乎此。昔人曰《元和賀雨》詩為諫書，余特目此詩為心跡論也。」

《溪詩話》：「《孟子》七篇，論君與民者居半。其餘欲得君，蓋以安民也。觀杜陵『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』、『胡為將暮年，憂世心力弱』，《宿花石戍》云『誰能扣君門，下令減徵賦』，《寄析學士》云『幾時高議排金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』、『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』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。其仁心廣大，異夫求穴之螻蟻輩，真得孟子所存矣。東坡先生問：『老杜何如人？』或言似司馬遷，但能名其詩爾。愚謂老杜似孟子，蓋原其心也。」

《古今詩話》：「老杜：『紅飯吸餘鸕鶿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。』此語反而意奇。退之詩云：『舞鸕鶿窺沼，行天馬渡橋。』亦仿此理。」

杜杜氏譜系知

謹按謹按《唐書》、《杜甫傳》及元稹《墓志》，晉當陽縣侯下十世而生依藝，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恐縣。依藝生審言，審言善詩，官至修文館學士、尚書膳部員外郎。審言生閒，京兆府奉天縣令。閒生甫，左拾遺、尚書工部員外郎。甫生二子：宗文，宗武。夢弼今以《杜氏家譜》考之，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縣侯預，而佑蓋其後也。佑生三子：師損，式方，從鬱。師損三子：詮，愉，羔。式方五子：憚，懋，棕，恂，愔。從鬱二子：牧，顥。群從中棕官最高，而牧名最著。杜氏凡五房：一京兆杜氏；二杜陵杜氏；三襄陽杜氏；四洹水杜氏；五濮陽杜氏。而甫一派，又不在五派之中。甫與佑既同出於預，而家譜不載，何也？豈以其官不達，而諸杜不通譜系乎？何家譜之見遺也！東塾蔡夢弼因覽其譜系而為之書。